

CAMBRIDGE



西方语言学教材名著系列

DIALECTOLOGY

方言学教程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加] 杰克·钱伯斯 (J. K. Chambers) 著
[瑞士] 彼得·德鲁吉尔 (Peter Trudgill)
[加] 吴可颖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DIALECTOLOGY

方言学教程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加] 杰克·钱伯斯 (J. K. Chambers) 著
[瑞士] 彼得·德鲁吉尔 (Peter Trudgill)
[加] 吴可颖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556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言学教程：第2版 / (加) 杰克·钱伯斯, (瑞士) 彼得·德鲁吉尔著; (加) 吴可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9

(西方语言学教材名著系列)

ISBN 978-7-301-27536-8

I. ①方… II. ①杰… ②彼… ③吴… III. ①方言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9525 号

Dialectology, Second edition 1998 (ISBN: 9780521596466) by J. K. Chambers and Peter Trudgill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销售。

书 名	方言学教程 (第二版) FANGYANXUE JIAOCHENG (DI-ER BAN)
著作责任者	[加] 杰克·钱伯斯 [瑞士] 彼得·德鲁吉尔 著 [加] 吴可颖 译
责任编辑	唐娟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53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9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68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英文第二版序言

在修订这本教材的过程中，我们煞费苦心地尽可能保留第一版的特点，正是它们使得本书出版十八年来一直是语言学家和语言学专业学生的必备书目之一。本书论述了研究社区之间和社区内部语言变异的基本原理。尽管方言研究这项事业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自第一版出版以来，仍有评论者指出，本书是第一部全面阐述方言学研究基本原理的著作。目前这个版本，最需要更新的论题之一是方言地理学，这是因为在第一版成书前的那几十年里，方言地理学失去了其发展的大部分动力，但近年来这个领域又重新焕发了活力。方言地理学的复兴一方面是技术性的，它源于大规模数据处理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是理论上的，它源于人口抽样调查代表性的增强以及对语言扩散和变化的社会动态更密切的关注所带来的方言学理论本身的发展。我们把社会语言学和更受尊崇的传统方言学整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新学科分支——城市方言学，这让一些学者感到诧异，但作为一种创新，它还是得到了普遍的接受。现在倘若有人想把这部分内容与方言学分离开来，反倒会引起人们的诧异和不解了。

杰克·钱伯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彼得·德鲁吉尔（瑞士洛桑大学）

目 录

第一部分：背景知识

第一章 方言和语言	3
1.1 互相通话性	3
1.2 语言、方言和口音	5
1.3 地理方言连续体	6
1.4 社会方言连续体	10
1.5 自主性和从属性	12
1.6 分离性和连续性	16
第二章 方言地理学	18
2.1 方言地理学兴起的动力	19
2.2 方言地理学简史	21
2.3 方言地理学方法	30
2.3.1 调查问卷	31
2.3.2 语言地图	36
2.3.3 调查对象的选择	41
第三章 方言学和语言学	45
3.1 方言学和语文学	45

3.2 结构方言学	47
3.2.1 音位的总藏、分布以及发生率	50
3.2.2 词汇对应	52
3.3 生成方言学	55
3.4 多方言语法	59
第四章 城市方言学	63
4.1 社会方言	63
4.2 城市方言	64
4.3 调查对象的代表性	65
4.4 获取数据	67
4.5 发音合作人的分类	68
4.6 语言变项	69

第二部分：语言的社会变异

第五章 社会分化和语言	77
5.1 语言和社会阶层	77
5.2 语体分化	81
5.3 性别分化	82
5.4 语言在其他方面的社会分化	86
5.4.1 语言和族群	86
5.4.2 社会人际网络	87
5.4.3 个人特点	92
第六章 社会语言学结构和语言创新	95
6.1 指示性变项和标记性变项	96
6.1.1 显性污名 (Overt stigmatisation)	98
6.1.2 语言变化	98

6.1.3 音位对立	99
6.1.4 成见变项 (Stereotypes)	101
6.2 对语言变化的研究	103
6.2.1 年龄差异模式	106
6.3 语言变化的机制	110
6.3.1 语体变异	111
6.3.2 性别作用	113
6.3.3 隐性威望 (Covert prestige)	115

第三部分：空间变异

第七章 方言分界线	121
7.1 同言线	121
7.2 同言线模式	124
7.2.1 纵横交错模式 (老定居点模式)	124
7.2.2 过渡区模式	128
7.2.3 方言残余区模式	128
7.3 同言线束	130
7.4 同言线的等级排序	131
7.5 同言线与文化的关联	138
7.6 同言线和方言变异	141
第八章 方言过渡区	143
8.1 渐变和突变	144
8.2 几个变项的概况	145
8.3 变项 (u) 的过渡区	148
8.4 混合型和混造型方言变体	151
8.5 变项 (a)	156
8.6 过渡区的一般状况	162

8.7 方言变异和制图	163
8.7.1 西米德兰兹的一个遗迹特征	164
8.7.2 社会变异和地理变异的相互作用	166
8.7.3 直接呈现语言的社会变异的绘图	167

第四部分：变异的机制

第九章 语言变异性	173
9.1 变项作为一种结构单位	174
9.1.1 作为偶发现象的变异	174
9.1.2 作为本质特征的变异	175
9.1.3 变项制约	177
9.2 蕴涵量表 (Implicational scales)	179
9.2.1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默认动词单数形式	181
9.2.2 英格兰北部辅音丛简化 (CC)	184
9.3 定量处理数据	187
9.4 定量分析地理变项	188
9.4.1 方言测量学	189
9.4.2 多维级差法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194
9.4.3 俄亥俄州的一个方言过渡区	196
9.4.4 对矩阵的对应分析	200
9.4.5 语言距离和地理距离	203
第十章 语言的社会扩散和词汇扩散	206
10.1 实时 (real time) 和视时 (apparent time)	206
10.1.1 不同年龄阶段发生的语言变化	210
10.2 变化的创新者	212
10.2.1 诺里奇 (Norwich): 基于社会阶层的创新例子	212
10.2.2 贝尔法斯特 (Belfast): 基于性别的创新例子	216

10.2.3 金马蹄地区 (Golden Horseshoe):	
基于年龄的创新例子	217
10.3 词汇扩散	220
第十一章 语言的地理扩散	229
11.1 语言创新成分的空间扩散	230
11.2 空间语言学	231
11.3 语言区域	233
11.4 小舌音在欧洲的分布	235
11.5 在城市等级体系下的扩散	241
11.6 空间扩散的制图呈现	243
11.6.1 来自挪威语研究的一个例子	244
11.7 社会方言地理学的解释	248
11.8 引力模型的进一步改进	254
第十二章 方言学的统一	258
参考文献	262

第一部分：背景知识

第一章

方言和语言

顾名思义，方言学就是对方言的普遍特征和各种具体方言的研究。但究竟什么是方言呢？当然，在通常的用法中，方言是指某种不够标准的、地位低下的，往往是粗鄙土气的语言形式，它通常是跟乡下农民、城市劳动阶层或其他没有社会地位的人群联系在一起的。方言这个术语，通常也用来指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特别是那些使用于远乡僻壤、与世隔绝的地方的语言，它们没有书面形式。方言也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对语言规范的（多数情况下是错误的）偏离——是语言的正确或标准形式的畸变。

在本书中，我们不采用以上任何一种方言观。相反，我们的观点是，每个人都至少说一种方言——拿英语的标准语来说，它跟英语的其他任何一个形式一样，也是一种方言——从语言学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某一种方言比另一种方言更高级。

1.1 互相通话性

通常，比较有用的做法是把方言看成是从属于某一种语言的方言。也就是说，可以把方言看作是某个特定语言的次划分（subdivisions）。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谈论法语的巴黎方言（the Parisian dialect）、英语的兰开夏郡方言（the Lancashire dialect）以及德语的巴伐利亚方言（the Bavarian dialect）了，如此等等。

然而，这个界定会使我们面临许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会面临这样

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把语言和方言区分开呢？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怎么能够决定什么是一种语言呢？对此，一个通常的解决方法是，把一种语言看作是“若干可以互相通话的方言集”（a collection of mutually intelligible dialects）。这个定义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把方言视作语言的子部分（subparts），也可以提供一个依据能够让我们把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区分出来。

可是这种对语言和方言的描述并不见得完全成功，而且，它只考虑到两种表面上的反例（apparent counterexample），这样不免简单了些。首先，就让我们拿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的语言来说吧，我们看到，挪威语（Norwegian）、瑞典语（Swedish）和丹麦语（Danish）常常被人视作不同的语言。但很不幸，按我们的定义，它们应该是某种语言中的方言，因为它们彼此可以互相通话。确实，说这几种语言的人，可以互相自如地交流和理会各自的意思。其次，我们通常会把德语中的方言视为同一种语言，可是有某几个德语方言是不可以互相通话的。也就是说，按我们的定义，丹麦语就算不上一个语言，而德语又不止是一个语言。

“互相通话”这个标准还会碰上其他困难。主要的问题是，这个标准允许在理解程度上的不对等。例如，许多瑞典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听得懂许多挪威人的话，不过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他们对挪威人的话通常并不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瑞典人的话理解得那么好。正因为这个原因，斯堪的纳维亚各语言之间的互通性是不够完美的，有时还不得不打些折扣——说话人可能会故意说得慢一些，而且会省略掉一些他们怀疑可能会造成理解困难的词和发音。

“互相通话”这个标准在向度上也会不对等。例如，人们常说，很多丹麦人对挪威语的理解比挪威人对丹麦语的理解好。如果这是真的，那可能是因为挪威语的发音就像是把丹麦语拼写出来似的，而丹麦语的发音却跟其正统拼写法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或者是因为更具体的语言因素造成的。互相通话性似乎也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听话人跟其他语言的接触程度、受教育程度等等。另外，有趣的是，它也跟人们对听懂对方的话的愿望程度高低有关。有时人们不能理解别人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说，往往是

因为下意识里不想理解对方。例如，在非洲进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这样的事实：部族 A 宣称能够听得懂部族 B 的话，而部族 B 却宣称听不懂部族 A 的话。而事实上，部族 A 是一个更大更强的部落，他们想要把部族 B 的领土收归到自己的部落，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们跟部族 B 是同一个种族，并且说同一种语言。很清楚，部族 B 听不懂部族 A 的话的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想抵制部族 A 的这种企图。

1.2 语言、方言和口音

这么看来，“互相通话”这条标准，尽管有一定的理据性，但对我们确定是不是同一种语言并不是特别管用。事实上，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和德语的讨论表明（除非我们想对什么是一种语言的日常理解来个彻底的改变），“语言”根本不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这似乎自相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很明显，虽然语言学的特征被考虑在内，但是我们把挪威语、瑞典语、丹麦语和德语分别看作各自不同的独立语言更多是考虑到政治、地理、历史、社会以及文化上的因素。当然，也和以下这几点有关：这三个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有着各自不同的、规范的标准方言形式，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正字法、语法以及文学作品；这种状况跟它们分别属于三个独立国家的状态是对应的；并且这三个国家的人认为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

那么，“语言”这个词，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相对非技术性的术语。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我们使用的描写标签比较严格的话，我们就必须采用其他术语。我们在本书中将采用的一个术语是变体（variety）。我们将用“变体”作为一个中立的术语，来指任何一种特定的、为了某种目的想要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实体（entity）的语言。^①为了使它更有针对性，这个术语将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如，我们可以称

① 在译文中，为了区别某个语言变项所涉及的变体形式，在本书中，我们把这里所说的“variety”译作“xx 语言的变体”。——译者

“约克英语”(Yorkshire English)为一个变体,同样地,我们也可以把“利兹英语”(Leeds English)叫作一个变体,或者把“利兹中产阶级的英语”(Middle-class Leeds English)叫作一个变体等等。^①“口音”(accent)和“方言”(dialect)也将是本书中两个常用的术语。“口音”是指某个说话人的发音方式,因此,它是指一个在语音上(phonetically)或者音系上(phonologically)跟其他变体不同的变体。而“方言”(dialects)是指那些在语法(或许也包括词汇)上以及音系上跟其他变体不同的变体。比如说,如果有两个说话人,一个说“I done it last night”(我昨晚做了那件事),一个说“I did it last night”(我昨晚做了那件事),我们就可以说他们说的是不同的方言。

同样,“方言”“口音”主要也是语言学家们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使用的两个术语。这点也许会让很多人感到诧异,因为我们是那么习惯于谈论“方言”和“口音”,就好像它们是被明确界定好的、彼此分离的变体一样,如我们常说“南方口音”“萨默塞特方言”(Somerset dialect)。^②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方言和口音常常互相融合在一起,无法清晰地分开。

1.3 地理方言连续体

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地方,如果我们在那儿调查乡下人讲的方言,我们就会发现下面这种情形。比如我们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我们就能察觉到语言的差别,正是这些语言差别把一个村子与另一个村子区别开。尽管有时差别比较大,有时比较小,但是逐渐累加的。我们离出发点越远,语言之间的差别也就越大。如果调查涉及的距离足够大,这种效应就可能是以下情形:如果我们调查的途径是按地理顺序进行的,那么,尽管A村子的人完全听得懂B村子的话,也听得懂F

① 约克(Yorkshire),英国郡,位于英格兰东北部。1974年划分为北约克郡、南约克郡、西约克郡、亨伯赛德郡和克利夫兰郡。利兹(Leeds),西约克郡的最大城市。——译者

② 萨默塞特(Somerset),英国郡,位于英格兰西南部。——译者

村子的话，但 A 村子的人要听懂 M 村子的话就有一定难度了，而对 Z 村子的话就有可能完全听不懂了。另一方面，M 村子的人，也许能听得懂 F 村子的话，但要理解 A 村子和 Z 村子的话就会很困难。换句话说，处在某个地理环境两端的方言可能是无法互相通话的，尽管它们是被一条互相通话链连在一起的。虽然这条链不会在任何一个点上完全断开，造成地理上相邻的方言不能通话，但是语言差异的累积效应（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the linguistic differences）将会是这样的：地理上相隔得越远，通话的难度就越大。



地图 1-1 欧洲方言连续体

这种情形就叫作地理方言连续体 (geographical dialect continuum)。世界上存在着许多这样的方言连续体。例如,在欧洲,法语、意大利语、加泰隆语 (Catalan)、西班牙语以及葡萄牙语,这些语言各自的标准语变体并不是真的可以互相通话,^①然而这些语言的乡村方言却构成了西罗曼语支方言连续体 (West Romance dialect continuum) 的一部分,它从葡萄牙的海岸一直延伸到比利时的中部 (紧挨着葡萄牙—西班牙边境两边的人完全可以互相通话),又从那里往南伸展到意大利南部,如地图 1-1 所示。其他欧洲方言连续体还有:西日耳曼语支方言连续体 (West Germanic dialect continuum),它包括被称作德语、荷兰语、佛兰芒语 (Flemish) 的所有方言 (分布在维也纳和奥斯坦德一带的一些方言变体并不可以相互通话,但它们却由一条可通话链连接着);^② 斯堪的纳维亚语方言连续体 (Scandinavian dialect continuum),由挪威语、瑞典语、丹麦语的方言组成;北部斯拉夫语支方言连续体 (North Slavic dialect continuum),它包括俄罗斯语、乌克兰语、波兰语、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南部斯拉夫语支方言连续体 (South Slavic dialect continuum),它包括斯洛文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和保加利亚语。^③

方言连续体这个概念或许有点不好把握,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的,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语言变体看成是彼此分离的实体,但是,各种连续体的存在加强了我们在具体情况下对各种变体使用不同标签的做法的合理性。既然有方言连续体的存在,那么,将一个方言连续体硬性划分成不同的区

① 加泰隆语 (Catalan),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主要使用于西班牙东部的加泰隆地区以及法国、意大利部分地区,也是安道尔公国 (Andorra) 的官方语言。——译者

② 佛兰芒语 (Flemish),又译作弗拉芒语。比利时两种官方语言之一 (另一种是法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支。通行于比利时北部,使用人口约 600 万。佛兰芒语原是比利时北部弗兰德地区的方言。从 13 世纪开始,该地区出现了繁荣的商业城市,佛兰芒语的地位逐渐确定。比利时北部同荷兰南部相连,历史上荷兰、比利时曾是一个国家,所以佛兰芒语实际上即是南部荷兰语,但在比利时称作佛兰芒语。——译者

③ 这里 South Slavic Languages 通常译作“南斯拉夫语支”,这里译作“南部斯拉夫语支”,以便跟 Yugoslavia (中文也译作“南斯拉夫”)这个曾经的国家名称区别开。南部斯拉夫语支 (South Slavic Languages) 跟北部斯拉夫语支 (North Slavic Languages) 一起,构成了斯拉夫语族 (Slavic Languages) 中的两支。南部斯拉夫语支诸方言主要分布在巴尔干半岛 (Balkan Peninsula)。——译者